

沉思录

梁实秋
译



〔古罗马〕玛克斯·奥勒留 著

THE MEDITATIONS

Marcus Aurelius

沉思录

梁实秋
译



译 序

梁实秋

自古以来,有操守有修养的哲学家历代都不乏其人,位居至尊、叱咤风云的皇帝也是史不绝书的,但是以一世英主而身兼苦修哲学家者则除了玛克斯·奥勒留外恐怕没有第二人。这位一千八百年前的旷代奇人于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一部《沉思录》,我们借此可以想见其为人,窥察其内心,从而对于为人处世律己待人之道有所领悟,这部书不能不说是人间至宝之一。与这部书同一类型差可比拟的应推 15 世纪德国僧侣学者托马斯·坎佩斯(Thomas Kempis)所著之《效法基督》,但是以文笔之亲切动人和对人影响之深巨而论,后者与前者仍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以笃行实践的孔门哲学为其根基,益以佛学的图通深邃和理学的玄妙超绝,可以说是把宗教与伦理熔于一炉。这样的民族性应该使我们容易接受这一部斯多亚派哲学最后一部杰作的启示。译者对于此书夙有偏好,常常觉得这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虽然和我们隔有十八个世纪之久,但开卷辄觉其音容宛在栩栩如生,Renan 于 1881 年所说:“我们人人心中为玛克斯·奥勒留之死而悲戚,好像他是昨天才死一般。(Tous, tant que nous

sommes, nous portons au coeur le deuil de Marc-Aurèle comme s'il était mort d'hier.)”确是大家共有的感想。民国四十七年(公元1958年)受林挺生先生嘱,移此书,耗时逾年始克竣事,平生翻译以此书最为吃力,亦以此书为受益最多。今将付梓,爰将作者生平及有关资料略为叙述,以为读者之参考。

一、玛克斯的生平

玛克斯·奥勒留·安东耐诺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于西历公元121年4月(26日,或6日,或21日)生于罗马。他的本来的姓名是 Marcus Aurelius Verus,出自贵族家庭,据说是罗马第二任国王 Numa Pompilius(715BC—672BC)之后裔。他的父亲 Annius Verus 是罗马的显宦,祖父(亦名 Annius Verus)曾三度任执政官。玛克斯不幸父母早故,由祖父抚养长大。幼时颖悟过人,深得当时皇帝 Hadrian(76—138)之赏识,曾不呼之为 Verus 而昵称之为 Verissimus (most truthful)。六岁时获骑士銜,八岁时为古罗马战神祭司。姑母 Annia Galeria Faustina 嫁给皇帝 Hadrian 的义子 Titus Antoninus Pius,这一位姑父后即于138年继位为帝。姑父 Antoninus 无子,便以玛克斯为义子,使改姓名为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这是他改名换姓之由来。

玛克斯十五岁时与姑父另一义子 Commodus 之姊 Fabia 订婚,至是解除婚约,与姑父母之女 Faustina 订婚。玛克斯所受的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分别由私聘教师指导授业。他主要的训练是斯多亚派哲学,所以他自幼即学习着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于吃苦耐劳,锻炼筋骨。他体质夙弱,但勇气过人,狩猎时擒杀野猪无惧色。对于骄奢逸荡之事则避之唯恐若浼。当时罗

马最时髦之娱乐为赛车竞技,每逢竞技,朝野哄动,趋之若狂,甚至观众激动,各依好恶演成门户(Factione),因仇恨而厮杀打斗,对于此种放肆过分之行径玛克斯不以为然,他轻易不现身于竞技场,有时为环境所迫不能免俗,他往往故意借端对于竞技不加正视,因此而备受讥评。

140年,十九岁,擢升为执政官;145年,二十四岁,结婚;两年后,生一女。护民官之职位,及其他国家荣誉,相继而来。162年,四十岁, Antoninus Pius 卒,玛克斯即帝位。他的第一件措施就是邀他姑父另一义子 L. Ceionius Commodus (后改名为 Lucius Aurelius Verus)与他共理国事,虽然这一举措是很受元老院反对的。玛克斯的用意是训练他为将来继承大位作准备。

玛克斯即位后就遭遇到战端四起的威胁。首先是 162 年战云起自东方。Parthia 的 Vologesses 倡乱,击溃了一整个罗马军团,侵入了叙利亚。L. 维鲁斯奉命率军征讨,乱虽平而维鲁斯酗酒荒淫大失风度。在北方的边境亦复不靖, Marcomanni 或 Marchmen, 以及 Quadi、Sarmatians、Catti、Jazyges 诸族皆叛。在罗马本境,由于维鲁斯所部自东方带来疾病及洪水泛滥,瘟疫饥谨蔓延不休,民穷财尽,局势日非。玛克斯被迫出售私人所藏珠宝,筹款赈灾。此种困窘情形,在玛克斯在位之日,一直继续存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维鲁斯卒于 169 年。玛克斯率军亲征,北部诸族均被制服,其统军有方固足称道,而知人善任亦是他迭奏肤功的一大原由。其间战果辉煌,最能彪炳史册的是 174 年与 Quadi 族作战时几濒于危,赖雷雨大作使敌人惊散转败为胜之一役,史称其军队为“Thundering Legion”,云。玛克斯率军深入日耳曼时,东方又起变化,东部诸省总督 Avidius Cassius 自恃战

功,阴萌异志,175年误信玛克斯病死之讯,遂自立为帝。玛克斯甚为痛心,不欲引起内战,表示深愿让位以谢,和平解决。玛克斯尚在人间之消息传到东方,局势突变,叛军将领纷纷倒戈,不出三月 Cassius 竟被部下刺死。玛克斯亲至东方,叛军献 Cassius 之头,玛克斯怒,不予接受,并拒见其使者。玛克斯说:“我很遗憾,竟不得饶恕他的机会。”并赦免其遗族不究。宽宏大量,有如是者。行军途中,妻死。176年,凯旋还都。未几又赴日耳曼作战,虽然所向皆克,体力已不能支,180年3月17日逝于多瑙河边之 Pannonia 省,享年五十九岁。

作为一个军人,玛克斯是干练的,武功赫赫,可为佐证。作为一个政治家,玛克斯是实际的,他虽然醉心于哲学,并不怀有任何改造世界的雄图,他承袭先人余烈,尽力守成,防止腐化。他也做过蠢事,例如提携维鲁斯共理国事便是一个行不通的办法。他在统治期间权力稍嫌过于集中,其长处是为政力求持平,他用法律保护弱者,改善奴隶生活,蔼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内,普建慈善机关,救护灾苦民众,深得人民爱戴。论者尝以压迫基督教徒一事短之。迫害耶教之事,确曾数见不鲜,而且显然不是未得玛克斯之默许,如 Justin 之在罗马,Polycarp 之在 Smyrna 以及各省之若干笃信耶教者,皆壮烈殉教。近人尝喜多方为之开脱,不是说玛克斯误信谗言,便是说玛克斯中心思想实与耶教异曲同工,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在他那时代,他的地位,他压迫异教是正常的态度,不是罪恶,思之似不必更下转语。

二、玛克斯的哲学思想

玛克斯的《沉思录》是古罗马斯多亚派哲学最后一部重要典籍。于此我们有对斯多亚派哲学(Stoicism)的纲要及玛克斯的思

想略加阐述之必要。

斯多亚派哲学的始祖是希腊的芝诺(Zeno),他的生卒年月不明,大概是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50年之际。他生于塞普洛斯岛,这岛位于东西交通线上,也可说是一个东西文化的接触点。东方的热情,西方的理智,无形中汇集于他一身。他受业于犬儒学派的Crates of Thebes,又复潜心于其他学派的研究。旋于雅典市场的书廊(Stoa)上设帐教学,故称为斯多亚派哲学之鼻祖。此派哲学之集大成者为Chrysippus (280BC—207BC)。

斯多亚派哲学特别适合于罗马人的性格。罗马人是特别注意实践的,而且性格坚强,崇尚理性。Seneca、Epictetus与玛克斯是此派哲学最杰出的三个人。玛克斯受Epictetus的影响甚大,从这部《沉思录》可以看出来。斯多亚派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物理学、论理学、伦理学。这一派物理学的内容,简言之,即是唯物主义加上泛神论。与柏拉图之以理性概念为唯一的真实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多亚派哲学家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在物质的宇宙之中遍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如火,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民所崇奉的神祇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全是寓言。人的灵魂也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而且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地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讲到这一派的理哲学,又含有两部门,一是辩证法,一是修辞学,二者都是一切思考的工具。玛克斯对于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犹之对于物理学部门中之气象学不感兴趣一般,他感兴趣的是伦理学方面。据斯多亚派哲学,人生最高理想即是

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所说的“宇宙自然”。人生中除了美德便无所谓善，除了罪恶之外便无所谓恶。所谓美德，主要有四：一是智慧，所以辨识善恶，二是公道，以便应付悉合分际，三是勇敢，借以终止苦痛，四是节制，不为物欲所役。外界之事物，如健康与疾病，财富与贫穷，快乐与苦痛，全是些无关轻重之事，全是些供人发挥美德的场合。凡事有属于吾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者，有属于吾人不能加以控制者，例如爱憎之类即属于前者，富贵尊荣即属于后者，总之在可能范围之内须要克制自己。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自己的本分，致力于整体的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尽到做人的责任。

玛克斯并不曾努力建立哲学体系，所以在《沉思录》里我们也不必寻求一套完整的哲学。他不是在做哲学的探讨，他是在反省，他是在表现一种道德的热诚。他的这部著作不是准备藏诸名山传之后人的，甚至根本没有预备供人阅览。不过这部书的第一卷，却很像有意后加上去的。

斯多亚派哲学最近于宗教。罗马的宗教是简陋的、世俗的，人民有所祈求则陈设牺牲匍匐祷祝，神喜则降福，神怒则祸殃。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热情，应求之于哲学。玛克斯于书中对于生死大事反复叮咛，与佛家所谓“死生事大，命在须臾”之说若合符节。不过玛克斯不信轮回不信往生，不但与佛说殊，抑且与基督教迥异其趣。

三、关于沉思录的版本

这部作品当初如何流传下来的，已不可考。从引证看，可以确知其作者为罗马皇帝玛克斯·奥勒留。稿本可能是他的女婿

Pompeianus 或他的好友 Victorinus 所保藏起来的。在历史上可考的最先述及此书的记录见于 350 年哲学家 Themistius 的讲演录。此后五百五十年间此书默默无闻,直到 900 年左右一位署名 Suidas 编的字典从《沉思录》取用了约三十条引录,这才证实原稿尚在人间。同时一位小亚细亚 Callpadocia 地方的主教 Arethas 提到此书,并且以其抄本送给他的大主教。此后二百五十年又趋沉寂,后君士坦丁的一位父法学者 Tzetzes 曾加引录。再过一百五十年(1300 年)教会史家 Nicephorus Callistus 提到玛克斯“曾给他的儿子留下一部书,充满了世故智慧”(参看本书卷三第 14 节)。同时君士坦丁一僧人编历代作家选集,内含四十四段引录沉思的文字。现在的主要抄本,一是宫廷本(Codex Palatianus),于 1558 年由 Xylandor 刊印,抄本已佚;一是教廷本(Codex Vaticanus, 1950),这都是完整的,后者仅缺四十二行。此外尚有数种残缺抄本,没有多大用处。

译本甚多,曾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挪威文、俄文、捷克文、波兰文、波斯文等。在英国一处,17 世纪时刊行了二十六种版本,18 世纪时五十八种,19 世纪时八十二种,20 世纪截至 1908 年已有三十种。(参看 1908 年 J.W. Legg. *A Bibliography of the Thoughts of Marcus Aurelius*.)英文译本主要的如下:

(一) Méric Casaubon 译本,刊于 1634 年。*Everyman's Library* 即用此译本。这是最初的译本,文笔繁复,近于意译。1900 年 W. H. Q. Rouse 重编本,附加玛克斯与 Fronto 信函若干通。

(二) Jeremy Collier 译本,刊于 1701 年。近 *Camelot Series*

采用此译本。文笔嫌过于俗鄙，一般批评均贬多于褒，惟 Matthew Arnold 为文介绍玛克斯时对此译本颇加誉扬，以为其文笔活泼有力。

(三) James Moor and Thomas Hutcheson 合译本，刊于 1742 年。近于直译，信而不雅。1902 年，G. W. Chrystal 刊有修订本，颇佳。

(四) Richard Graves 译本，刊于 1792 年，无特长。

(五) George Long 译本，刊于 1862 年，常被誉为“标准译本”，流通最广，在四十年间独步一时。文笔近于拙朴，是译者故意模仿玛克斯原文作风所致。

(六) Hastinss Crossely 译本，刊于 1882 年，仅刊第四卷，余稿未刊行。

(七) G. H. Rendall 译本，刊于 1898 年。许多批评家认为是最佳译本，信雅兼备。

(八) John Jackson 译本，刊于 1906 年，牛津大学出版。译笔极佳，惜有大胆窜改处。

(九) C. R. Haines 译本，刊于 1916 年，有希腊原文对照，收入 Loeb Classical Library。

以上九种译本，译者手边仅有四种，即（一）、（五）、（八）、（九）共四种。经参阅后，决定选用 Haines 的对照本为根据，因为这一译本比较而言最忠于原文，最能保持原文的面貌。可能 Long 和 Jackson 译笔较为流畅，但是翻译古典作品还是应以忠实为第一义。Haines 自己说：“我情愿犯错，如果算是错，错在过于忠实方面。因为此书之面貌大部分是由于其文笔所造成。”玛克斯的文笔确实是相当朴拙。书中前后重复之处甚多，句法有时

奇简,意义有时不甚清晰。此中文译本亦曾妄想努力保持原作风格,但由英文转译,与“含饭哺人”犹有一间,能存几许原作风味,殊不可知,译成重校,不禁汗颜。幸原书价值具在,过去曾感动无数读者,如 Frederick the Great, Maximilian of Bavaria, Cap. John Smith, General Gordon 均曾受其影响甚巨。此中文译本如能引起读者兴趣,成为人格修养之借镜,则是我所企望的。

目 录

译序	1
卷一	1
卷二	15
卷三	26
卷四	38
卷五	59
卷六	78
卷七	100
卷八	123
卷九	145
卷十	163
卷十一	182
卷十二	199

卷一

- 1 从我的祖父维鲁斯我学习了和蔼待人之道，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

梁实秋批注

玛克斯·奥勒留的这部著作不是准备藏诸名山传之后人的，甚至根本没有预备供人阅览。试想，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为苦修的哲学家，并且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部书真是奇事。《沉思录》可说是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少数几部书之一，可称得是爱默生所谓的“世界的书”。不过这部书的第一卷，却很像是有意后加上去的。

- 2 从别人对我父亲的称赞和我自己对他的回忆中^①,我学习了谦逊和勇敢。
- 3 从我的母亲我学习了敬畏上帝,慷慨;不仅是不肯为恶,甚至不起为恶的念头;并且进一步,过朴实的生活,摒绝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
- 4 从我的曾祖我学习到,在求学方面无须进入公立学校,而要延请优秀的家庭教师,并且在此方面要不惜斥用巨资。
- 5 我的教师^②训导我:不要在竞车场中参加拥护蓝背心一派或绿背心一派,也不要比武场中参加拥护那轻盾武士或重盾武士;要避免劳苦,要减少欲望,凡事要自己动手做,少管别人的闲事,不可听信流言。

① 其父死于公元 136 年之前。其祖父死于 138 年,享年近九十岁。(本书脚注均为梁实秋原注。为保持译作原貌,我们在译名、体例、事实陈述等方面均尽力不加改动,特此说明。——编者)

② 教师姓名脱落。可能即是下面第 10 节中之亚历山大。

- 6 戴奥格奈特斯训导我：不要关心琐细的事情；不要听信奇迹贩子与巫师们所说的有关驱鬼符咒的话，以及类似的怪话；不要养鹤鹑，不要对类似的游戏发生兴趣；听了别人的直言不要愠怒，要勤修哲学，先研读 Baccheius 再诵习 Tandasis 与 Marchinus；从幼时即练习写对话；并且喜欢小木床、羊皮以及其他一切与希腊苦攻哲学有关的事物。

梁实秋批注

戴奥格奈特斯所说的奇迹贩子与巫师们，显然是指基督教徒而言，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们常自诩能驱魔鬼。此外，戴奥格奈特斯还教过奥勒留画画。

- 7 由于拉斯蒂克斯，我才注意到我的品格有改进与锻炼的必要；不要误入诡辩的邪途；不要写空疏的文字，不要作老生常谈，不要装作为一个健者或无私的人；要避免修辞、诗歌与绮丽的文辞；不要穿着长袍在屋里踱来踱去，以及类似的荒谬举动；写信不要装腔作势，要写得像他自己从 Sinuessa 写给我的母亲的那封信的样子；对于那些容易发脾气冒犯人们的人们，要随时准备和平相处，并

且如果他们有意悔过知返,要半路迎上去;读书要细心,不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对于每一个鼓舌如簧的人,不可太快地表示同意;最后,由于他,我才得读到埃皮克提图的《回忆录》,这本书是他从私人庋藏中拿出来借给我的。

梁实秋批注

玛克斯·奥勒留接受的主要训练是斯多亚派哲学,所以他自幼即学习着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于吃苦耐劳,锻炼筋骨。他体质夙弱,但勇气过人,狩猎时擒杀野猪无惧色。对于骄奢逸荡之事则避之惟恐若浼。当时罗马最时髦之娱乐为赛车竞技,有时为环境所迫不能免俗,他往往故意借端对于竞技不加正视,因此而备受讥评。

- 8 从阿波娄尼阿斯我学习了自恃自立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任何事都不听从运气;除了理性之外,绝不仰仗任何东西;在急剧的苦痛中,纵然是一个孩子的夭殇^①,或是疾病缠身,也永不改变常态;我看出他本身就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人可以是很威严猛烈,同时也是很柔和,诲人从不知倦;我还看出,他有实际经验,讲起道来从容

^① M. Annus Verus 在 169 年夭折,年七岁,长子在 147 年生后不久即殇。奥勒留处之泰然。

不迫,但他从不认为这是他的特长;我还学得了如何接受朋友们的恩惠,既不可因此而丧失自尊,亦不可漠然地视为事之当然。

- 9 从塞克斯特斯^①我体会到一个和善的性格,一个家长控制下的家庭;合于自然之道的人生观;严肃而不虚矫;随时小心照顾到朋友们的利益;对于没有知识的人和不讲理的人能够容忍。

他善于适应,和他在一起比听受阿谀还令人愉快,同时与他交往接触的人无不对他极度钦仰;对于人生的基本原则之如何发掘、如何安排,他有把握,他有办法。

他从不表现出愠怒或其他的情绪,而是完全超出情绪的影响之外,永远是和蔼可亲;对人赞美而不誉扬过分,饱学而不炫弄。

- 10 从文法家亚历山大^②我学习了避免挑剔别人的错;别人谈吐中用了粗鄙的字眼,或不合文法,或发音错误,都不要公然指责,要在回答的时候巧妙地正确地使用那个

① 系普鲁塔克之孙。

② 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Cotiaeum)享高年,145年在罗马,曾下榻宫中。